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蘇 東 坡 集

(二)

蘇 軾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蘇東坡集

(二)

蘇軾著

國學基本叢書

蘇東坡集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常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衝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脩術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

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卽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

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

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旣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

成初若遲鈍。然後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敝。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

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

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譏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

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捕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

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待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

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尙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願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尙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楮繳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尙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

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僮人運甃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

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尙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尙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穎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颺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籀。籍。節。笈。筆。籒。籒。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范杜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韻頡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哉。

東坡先生年譜

五羊王宗稷編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按先生送沈遼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蝸爲身宮。而僕以磨蝸爲命。若以磨蝸爲命推之。則爲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爲辛丑。十九日爲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按先生上韓魏公梅直講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按先生長短句集洞仙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某七八歲時。嘗夢游陝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按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按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曆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按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蘇曾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按趙德麟所編侯鯖錄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先生年十二。按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鏗然扣之有聲。又按先生作鍾子翼哀詞云。某年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又按先生與曾子固書云。祖父之沒。某年十二矣。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先生年十七。按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按先生作王氏墓誌云。生十有六歲。而歸於某。至治平二年。王氏卒。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午年歸於先生明矣。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一見待以國士。有晁美叔。是年求交於先生。按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老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於興國寺浴室院。按先生作興國六祖書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

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試章衡勝中進士乙科。始見知於歐陽公及韓魏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且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訕公者成市。又有上韓太尉書云。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梅直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又按老蘇寄文忠公書云。二子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楚。按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有新渠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爲新渠詩五章。以告於道路。致候之意。

六年辛丑。

是歲先生年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科上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啓。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按先生有感舊詩序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

六子由年二十三耳。是年十二月赴鳳翔任。與子由別。馬上賦詩。到任有石鼓詩云。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又有鳳翔八觀及鳳鳴驛記。

七年壬寅。

先生年二十七。官於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屬縣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不預會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按志林有論太白山舊封公爵爲文記之。是歲嘉祐七年也。又有記歲暮鄉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詩考之。云顧免追龍蛇。子由注云。是歲壬寅。乃知記歲暮鄉俗三詩。作於壬寅歲矣。

八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八。官於鳳翔作思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年二十九。官於鳳翔。

二年乙巳。

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皇帝在藩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召試祕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義郡君王氏卒於京師。

三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歸蜀。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誌云。明允太常因革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又按張安道作老蘇文安先生墓表云。太常禮書成。未報。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也。英宗皇帝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

四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蘇於眉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四菩薩閣記云。載四菩薩版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某爲先君捨旋爲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

二年己酉。

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按烏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

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賦詩餞之。又有送錢藻知婺州詩。分韻得英字。送曾子固倅越詩。分韻得燕字。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餞送。必分韻。又有寄劉貢甫詩。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

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尙書祠部。王荆公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荆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疏。御史以雜事誣奏。先生過失。未嘗一言以自辯。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過揚州。與劉貢甫孫巨源劉莘老相聚數月。用逐人字作詩。十一月到任。有初到杭州寄子由兩絕。除夕先生以通判職事直都廳。日暮返舍。題一詩於壁。

五年壬子。

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歲有牡丹記。其序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有呈試官詩。及試院煎茶詩。催試官考較試作。八月十七日登望湖樓。是日榜出。與試官兩人復留。有五絕句。又有送杭州進士詩序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於中和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日。運司差先生往湖州相度堤埠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有贈莘老七絕。及作山村五絕。是歲又作送杜子方詩。及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恩二僧有詩。

六年癸丑。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觀潮詩。寫於安濟亭上。及作仁宗皇帝飛白記。其略云。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誨出所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略云。熙寧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畢脩。故詳其語以告後人。運司又差先生往潤州道。

出秀州錢安道送茶和詩。是歲有次韻章傳道詩。和劉貢甫秦字韻詩。寄劉道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詩四絕。又有題贈法惠師小童思聰。

七年甲寅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遊風水洞。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相待。有詩題壁。是年納侍妾朝雲。墓誌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紹聖三年卒於惠州。年三十四。以歲月考之。熙寧之甲寅至紹聖之丙子。恰二十三年。乃知納朝雲在是年明矣。朝雲年三十四。是爲癸卯生。來事先生方十二云。先生以子由在濟南求爲東州守。按子由超然臺賦序云。子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旣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按先生作勤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年。余自錢塘赴高密。又按先生辛未別天竺觀音詩序云。余昔通守錢塘。移莅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按先生記游松江說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爲錢公輔作哀辭。又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嘆。是年又作鳧繹先生文集序。又有與師子屏風贊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版。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年先生在潤州道上過除夜。則師子贊必在是年矣。又有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絕。

八年乙卯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郡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廚索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是年有送劉孝叔吏部詩。及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雩泉。

九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來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又寫超然臺記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及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

十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韓幹畫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往西京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又有與王定國顏長道泛舟詩。有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

是年三月始識王迥子高。聞與仙人周瑤英遊。作芙蓉城詩。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獎諭勅記。併刻諸石。爲熙寧防河錄。云。迥卽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先生注云。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去歲之會。乃逍遙堂和詩之時也。又有九日黃樓作古詩一首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之句。以去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又作放鶴亭記。滕縣公堂記。鹿鳴燕詩序。和魯直古風二首。及次韻潛師放魚和舒堯文祈雪詩。祭文與可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二年己未。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孫舒煥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琴。先生有記。按玉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欽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按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記乃三月二十七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以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師還杭州序。及爲章質夫作思堂記。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陽文忠公家書。後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生。作子立墓誌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有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遠城觀荷花。發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會。

者五人分韻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爲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按子立墓誌云。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旣去。婦女悲罵曰。是好箸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中有寄子由詩二首。及賦榆槐竹柏四詩。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吏以某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不敢。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酒官出獄。再次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歸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踰百日矣。

三年庚申

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有便爲齊安民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詩與子由別。乃正月十有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字師中。眉州人。嘗倅黃州。卜居新息。先生以詩示之。又有過淮詩。游淨居寺詩。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常爲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按先生別王文甫子辯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

一日到黃州。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有詩迎之。又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有古詩一首。定惠顯師爲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作五禽言。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懷在徐州。與張師厚王子立子敏飲酒杏花下時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其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幽谷之句。按近日黃州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臨臬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又有遷居臨臬亭詩。先生就臨臬亭立南堂。有詩五絕。又有讀戰國策及作石芝詩。先生是歲。又有答秦太虛書。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士堂。冬至後坐四十九日。先生乳母王氏八月卒於臨臬亭。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到黃州無所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卽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必始於是歲矣。

四年辛酉

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臬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豐三年正月岐亭爲留五日。明年正月復往見之。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有鑑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蓋先生庚申來黃。至辛酉爲二年矣。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以贈孔毅甫詩觀之。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蓋雪堂。則雪堂作於壬戌歲明矣。又有中秋日飲酒江亭上。有贈鄭君求字。及

記游松江說聞捷說按大全集雜說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遠來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又有冬至贈安節詩云平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又有與安節夜坐賦整字韻詩三首及正月過岐亭作應夢羅漢記

五年壬戌

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臬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問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脩菜何氏叢橘種稭稭蒔棗栗有松期爲可斲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爲雪堂之勝景云耳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游也作江城子詞是年三月先生以事至蘄水觀悼徐德占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余以事至蘄水德占惠然見訪又有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遊蘄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又作寒食詩二首云自我來黃州已見三寒食先生庚申二月來黃至是三寒食矣太守徐君猷分新火先生有詩謝之有臨臬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之句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以東坡圖考之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臬則壬戌之冬未遷

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皋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明矣。又有和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云。去年太歲空在酉。乃知指去年辛酉而言之也。又按長短句。有飲王文甫家集古句。作墨竹。定風波。及夢扁舟望棲霞。作鼓笛慢。及記單驤孫兆事迹。作怪石供。及重九作醉蓬萊。示黃守徐君猷。有羈旅三年之句。先生庚申來黃。至是恰三年矣。

六年癸亥

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爲通判。孟亨之跋子由君子泉銘。又有題唐林父筆文。閏八月有詩與武昌主簿吳亮工。又有記承天夜遊云。十月十二夜。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蓋竹柏影也。及作一絕送曹煥往筠州序云。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先生甲子歲。自黃之江。遊廬山。則送曹煥詩。必在是年矣。又夢中作祭春牛文云。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

七年甲子

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庵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予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詞中有坐見黃州再閏之句。按東坡圖云。郡人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先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於慈湖。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

州。和李太白潯陽宮詩。其序云。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因遊廬山。有記遊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入開元寺。主僧求詩。作瀑布一絕。往來十餘日。作漱玉亭三峽橋詩。與總老同遊西林。有贈總老及題西林壁。皆絕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僊長老。其序云。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僊公。蓋先生端午已在筠州。計程必作宮師忌日之後。卽爲高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有古詩一首。按跋李志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州。雲庵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往來陝右。雲庵驚曰。戒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十九矣。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詩。及將至筠州。先寄遲適遠三猶子詩。端午游真如寺。及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爲留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筠州之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與葉致遠唱和詩。途中又有送沈達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逼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塔下。作如夢令兩闋。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余年十七。與仲達往來於眉山。四十九相逢於泗上。晦日同遊南山。話舊感嘆。又有跋李志中文天石硯銘。又作水龍吟。及有謝黃師是除夜送酥酒詩。先生

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略云。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又考驟馱驛試筆云。正月四日離泗州。則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八年乙丑。

先生年五十。按大全集雜說。驟馱驛試筆云。今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書。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內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有贈太守霍翔詩云。十年不赴竹馬約。蓋先生丁巳歲去密。至是以成數爲十年矣。過海州。嘆高麗館壯麗。作一絕。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別登州舉人詩。有休嫌五日忽忽守之句。又有贈杜介詩及題楞伽跋多寶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居錢公文後。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尋除中書舍人。按志林云。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雲寺鍾銘。又作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及作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又有內中告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祈雪祝文。五嶽四瀆祈雪祝文。及任中書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種充學官。及除內翰。又有舉魯直自代狀。

二年丁卯。

先生年五十二。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書石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同寄賀君詩。其序云。元祐

二年同來京師十數日。予留之不可。又有二月八日朝退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絕。又有書子由日本扇後。及作祭王宜甫文。又作興國寺六祖畫贊。至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器資亦館於是。余往見之。按先生嘉祐丁酉舉進士。至元祐丁卯。恰三十一年矣。是年又作西京應天院脩神御畢告遷諸神祝文。及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及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五嶽四瀆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祈雨祝文。景靈宮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三年戊辰

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有白髮蒼顏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試。先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愧甚。作詩謝之。又和錢穆父雪中見及有行避門生時小飲之句。又充館伴北使。按先生與陳傳道書云。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乃知先生高文大冊。傳播夷夏。又豈止及於雞林行賈而已哉。是年作呂大防范純仁左右相制端午帖子詞。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及作西路闕雨祈雨祝文。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與魯直蔡天啓會於伯時舍。錄鬼仙詩文。有議論作詩付過。又有論樂等說。及與王晉卿論雪堂義墨。及爲文驥作字說。又十二月二十一日。立延和殿中論盛度誥詞。

四年己巳

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有東太一宮脩殿告十神太一眞君祝文。三月內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宣仁心善先生。辯蔡持正之謗出郊。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以先生去杭州十六年。故有是語爾。到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昔自太史通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又有謁諸廟祝文。先生之帥杭也。替林子中。先生有和子中詩。有江邊遺愛啼斑白之句。是年過吳興。又作定風波爲六客詞。作范文正公文集序。及跋邢惇夫賦。書米元章。又有己巳重九和蘇伯固點絳脣。是歲子由使契丹。先生有詩送之。有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之句。先生出牧餘杭。子由代先生爲學士。

五年庚午

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論高麗公案。有謝元祐五年曆日表。有與劉景文蘇伯固游七寶寺題竹上絕句。又有庚午重九點絳脣。十月二十六日。與晦老全翁元之敦夫游南屏寺記。點茶試墨說。十二月游小靈隱。聽林道人彈琴。及有乞僧子珪師號狀。除夜有和熙寧中題都廳詩序。云熙寧中某通守此邦。除夜題一詩於壁。今二十年矣。蓋熙寧辛亥至元祐庚午。恰二十年。是年又有書朱象先畫後。及問淵明說。

六年辛未

先生年五十六。在杭州任被召。按先生作別天竺觀音三絕序云。以三月九日。被旨赴闕。又按先生

作參寥泉銘云。予以寒食去郡。又上元作會。有獻翦綵花者。作澆溪沙寄袁公濟。先生之去杭也。林子中復來替先生。是以先生與子中啓有適相先後之說。過潤州。作臨江仙別張秉道。既到京師。除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按子由所作穎濱遺老傳云。先生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遑安。乞寢。臣新命。與兄同備從官。不報。六月。作上清儲祥官碑。其略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某。上清儲祥宮成。當書之石。臣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乃益舊擬作衣帶馬表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知穎州。按先生懷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到任。有謁文宣王及諸廟文。有祭歐陽文忠文。及有到穎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人飢。一日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穎人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欠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爲是故也。由此觀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饑。真得循吏之體矣。又有聚星堂雪詩。祭辯才文。跋張乖崖文後。及志林載夢中論左傳說。及論子厚瓶賦。又有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道人問真說。是年穎州災傷。先生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瀆。從之。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五十七。在潁州任。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二歐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之句。已而改知揚州。先生之在潁也。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又再和之。及作雙石詩示僚友。按冷齋夜話云。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求解院歸西湖。坡將僚佐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有爲東坡而少留之句。已而以兵部尚書召。有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詩。有一味豐年說淮潁之句。復兼侍讀。是年南郊。先生爲鹵簿使。尋遷禮部尚書。遷端明侍讀學士。有讀朱暉傳題文潛語後。及作醉翁操。任兵部尚書。日有薦趙德麟狀。

八年癸酉。

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是年先生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於京師。按先生作西方阿彌陀贊序云。蘇某之妻王氏。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謹按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乃同安之堂姊也。先生祭王君錫丈人云。某始婚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壻籥。由是推之。通義爲同安之堂姊明矣。但未能究先生再娶之歲月耳。又有八月二十七日。建隆章淨館成一絕。有坐待宮人畫詔回之句。復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云。去年秋

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內矣。到定州任。有祭韓魏公文。書定州學士硯蓋作中山松醪賦。是年又作杜輿子師字說及論子方蟲有夢南軒語。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知英州。有辭宣聖文。行至滑州。有乞舟行赴英州狀云。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未到任間。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虔州。有記真君籤說云。八月二十一日過虔州。與王巖翁同謁祥符宮。又有鬱孤臺游字韻詩。與霍守李倅更和數首。又有初入贛作。又有題天竺樂天石刻。余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竺有樂天詩。今四十七年矣。蓋先生年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是恰四十七年矣。是年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寺。有初到惠州詩。當月十二日與幼子過同遊白水佛迹。浴於湯池。有古詩。又按長短句浣溪沙序云。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覃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此闕。余家近釀酒名曰萬家春。時有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來訪先生。留七十日而去。至十一月。有戲贈朝雲詩。朝雲先生侍妾也。又錄三十九歲潤州道上過除夜兩絕付過。及有跋朱表臣藏文忠公帖。又有與吳秀才書。吳乃子野之子。其書云。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是年九月過廣州。訪道士何德順。又有記仙帖。又作雪浪石盆銘。又就嘉祐寺所居立思無邪齋。有贊。乃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所作也。

二年乙亥

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詩云。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以歲月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年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是年遷居於合江亭。以先生別王子直語觀之。紹聖三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乃知乙亥歲遷居合江樓明矣。仍有松江亭上賦梅花詩三首。及有先生行年六十化之句。三月四日。同太守詹範。器之柯常林。柞王原。賴仙芝。同遊白水山。又有與陳季常書云。到惠州將半年矣。先生以去年十月三日。到惠州。三月恰半年矣。又有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記。外祖程公逸事。又有朝斗記。讀管幼安傳。書魯直跋。遠景圖。北齋校書圖後。又有爲幼子過書。金光明經後。及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及祭妹德化縣君文。有葬枯骨銘。時詹守議葬暴骨。先生詩有江干白骨已銜恩之句。

三年丙子

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樓。迨今一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居之。營白鶴新居。始於是矣。詩中乃有葺思無邪齋之句。先生甲戌寓居嘉祐寺。已有思無邪齋贊矣。乙亥遷合江樓。先有書程公逸事於星華館。思無邪齋。今丙子欲營新居。又曰。葺思無邪齋。雖三年之間。遷居不常。意其思無邪齋之名。亦隨寓而安矣。當年惠州脩東西新橋。先生助以犀帶。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頃入內所賜金錢數千爲助。及橋成日。先生有詩落之。乃有嘆我捐腰犀。及有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闈之句。又有曇秀道人來訪先

生而先生題其詩卷云。予在廣陵曇秀作詩。予和之。後五年曇秀來惠州見予。蓋先生以壬申知揚州。至是恰五年矣。時吳遠遊陸道士客於先生。歲暮以無酒爲嘆。先生和淵明和張常侍詩云。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是年又有丙子重九詩二首。及書東皋子傳後。祭寶月大師文。七月朝雲卒。先生有詩悼之。及作墓誌。又於惠州栖禪寺大聖塔葬處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又除夜前兩日與吳遠遊有記食芋說。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計其營新居之棟宇。必在丙子秋冬之交。有白鶴峯上梁文。

四年丁丑

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正月六日。有題劉景文詩後。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又按先生與林天和長官書云。賤累閏月初可到。又云承問賤累。正月未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到此也。又按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授韶州仁化令。中冬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閩。二月方到惠州。按和時運詩序。長子邁與予別三年矣。般挈諸孫萬里遠來。不能無欣然。先生長子挈家。必於丁丑閏二月上旬到惠州明矣。所謂二月十四日新居成。必閏二月也。三月先生作三馬圖及作陸道士墓誌。五月先生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按志林云。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弔余曰。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尙來辭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遂寄家於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按子由

作先生追和淵明詩序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真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又至梧州。寄子由詩序云。吾謫雷。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至五月間。果遇子由於藤州。有藤州城下夜起望月寄邵道士詩。自藤出陸。六月與子由相別。按先生和淵明移居詩序云。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雷州詩八首。有行瓊州儋耳肩輿坐睡中得句。而遇清風急雨。故作是詩。有古詩一首。以七月十三日到儋州。有儋州謝表。按先生夜夢詩序云。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甃以助之。爲屋三間。又按先生與程全父推官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按先生與程儒書云。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云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以意測之。先生居在軍城南。鄰於天慶觀。以先生天慶觀乳泉賦考之。吾索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先生又有桄榔庵銘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是歲又過海。得子由書律詩一首。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有過子上元夜赴郡會守舍作遠字韻詩。及有讀晉書隱逸傳。嶺南氣候說。錄溫嶠問郭文語。又於九月四日遊天慶觀。有信道法智說。是年吳子野來訪先生。而先生以詩贈之。其序云。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因往西山。叩羅浮道院。宿於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

作詩贈之。又有記筮卦云。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得渙六三。又有記諸說云。海南以諸爲糧。幾米之十六。今歲諸菜不熟。以客舶方至。市有米也。乃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書。又有戊寅十一月一日記海漆說。

二年己卯

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有己卯正月十三日錄盧仝杜子美詩遣懣。是時久旱無雨。陰翳未快。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歸錄其事。爲己卯夜書。又有二月望日書蒼耳說。又有儋州詩二首。有萬戶不禁酒。三年夷識翁之句。先生丁丑來儋。至是將三年矣。是歲閏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自瓊州來儋耳。從先生學。又有作墨說。及題程全父詩卷後。及有辟穀說。又有與姜唐佐簡云。已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又有十月十五日與姜君簡。

三年庚辰

先生年六十五歲。在儋州。人日聞黃河復作詩二首。至上元。又和戊寅違字韻詩。題後云。戊寅上元。余在儋耳。過子夜出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峯下。過子并婦從余來此。又有五穀耗地說。記唐村老人言。及養黃中說。姜君弼去年閏九月。自瓊州來。從先生學。三月還瓊州。有跋姜君弼課策。及有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說。以贈姜君之行。按子由欒城集。有贈姜君詩序云。子瞻嘗贈姜君弼兩句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爲破天荒。它日登科。當爲子足之。必

是行以遺之也。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安置。且先生之在儋也。食芋飲水。箬書以爲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又且謙沖下士。情及疎賤。日與諸黎遊。無間也。嘗與軍使張中同訪黎子雲。欲釀錢作屋。名之曰載酒堂矣。又嘗上巳日。尋諸生皆出。獨與老符秀才飲矣。又嘗用過韻與諸生冬至飲酒。有愁顏解符老壽耳鬪吳公之句矣。注云符吳皆坐客。必老符秀才與吳子野也。又嘗以詩紀春夢婆矣。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蓋哨遍也。鮐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爲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老符秀才。言此春夢婆之實也。凡此數事。皆先生海外之逸事也。雖三年居儋耳。未知在甚年中。今附於庚辰之歲。庶以備觀閱云耳。又有儋州與姜君弼書。某已得合浦文字。又有與少游書。自儋之瓊。作峻靈王廟碑云。元符三年。有詔徙廉州。向西而解。六月過瓊州。作惠通泉記。遂渡海。有過海詩。又有烏喙詩序云。余來儋耳。得犬曰烏喙。子遷合浦。過澄邁。泗而濟。戲作是詩。渡海到廉州。謝表。有許承恩而內徙之句。在廉州有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枝詩。又有題少游學書。乃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書於合浦清樂軒。及記蘇佛兒語。別廉守張左藏詩。此皆在廉州所作之詩也。又有瓶笙詩序云。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別東坡中。觴聞笙簫聲。又有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行矣。志林未成。草得書傳十三卷。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作木柂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般家。至梧相會。迨亦至惠矣。是歲又有移永州之命。按先生謝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先自昌化貶所。

移廉州。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居住。經由廣州。有將至廣州用過子韻寄迨邁二子詩。時朱行中舍人知廣州。先生有簡與朱行中云。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廣州少留而行。考先生題廣慶寺云。東坡居士渡海北還。吳子野何崇道。穎堂通三長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餞。至清遠峽。同遊廣陵寺。乃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行清遠。見顧秀才談惠州之美。遂作詩。過英州拜玉局之除。有何公橋詩。過韶州有次韻狄守李倅詩。自作九成臺銘。是年過嶺。作詩二首。寄子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先生甲戌責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爲七年矣。次年正月五日過南安軍。計先生渡嶺必已歲除。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作南華長老題名記。按題中載石鍾山記云。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自南陵還。過南安軍。舊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鍾山銘。爲題其末。乃知先生首正過南安必矣。又有過嶺至南安作一首。正月到虔州。有與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又和舊所作鬱孤臺詩。有虔州士人孫志舉從先生游。先生有和遲韻贈志舉先輩云。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又有和志舉見贈云。洒掃古玉局。香火通帝闈。又用前韻謝崔次之見過云。自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春。及發虔州過吉州。永和鎮清都觀。有謝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詩爲賦一首。及爲作贊。并寫清都臺三字。中途又爲南安軍作學記。寫海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四月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間。遇成國程夫人忌日。迺寫圓通偈云。行當施廬山有道者。又有與胡仁脩書云。旦夕到儀真。暫令邁一至常。五月行。

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按先生寄朱行中詩。有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之句。先生注云。前一日夢中作此詩。寄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按近日曾端伯百家詩選。至朱行中事迹云。東坡夢中寄朱行中一篇。南遷絕筆也。嗟乎。先生之文。如萬斛泉源。而乃止於夢中寄行中之作。此正絕筆獲麟之義。惜哉。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亥卒於常州。實七月二十八日也。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先生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於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先生文章爲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爲天下大閑。加之好賢樂善。常若不及。是宜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萎。朝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強而致也。以次年閏月六日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

右王宗稷編次東坡先生年譜。其援引多以大全集爲據。雖若未盡善。然稽考先生出處大略。用心亦專矣。故爲刊之。

東坡先生墓誌銘

穎濱先生撰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卽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卽死葬我。

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比答制策，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柅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衝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柅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柅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卽脩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柅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旣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

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且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卽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充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

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擿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旣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不得已從其請。旣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譴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旣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

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揭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旣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肯首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後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勅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

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闊。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間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脩湖。則湖當不復壅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

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凌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嶮。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二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寵。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穎。先是開封諸縣多水。

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王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亦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尙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脩營房。禁止食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

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甃。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箒。筮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

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祕。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勗。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卽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欒城西宅於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問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特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絃。百世之後。豈其無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於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蘇東坡集

卷一

詩四十七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不飲胡爲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裘衣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嘗有夜雨對床之言。故云爾。

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

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

都城日荒廢。往事不可還。惟餘故苑石。漂散向人間。公來始購蓄。不憚道里艱。盡從塵埃中。來對冰雪顏。瘦骨拔凜凜。蒼根漱潺潺。唐人唯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今屬牛氏。刻鑿紛班班。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君看劉李末。不能保河關。況此百株石。鴻毛於太山。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閑。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史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號郿盩屋四縣既畢事
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迺歸
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

遠人罹水旱。王命釋俘囚。分縣傳明詔。循山得勝遊。蕭條初出郭。曠蕩實消憂。薄暮來孤鎮。登臨憶武侯。
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半夜人呼急。橫空火氣浮。天遙殊不辨。風急已難收。曉入陳倉縣。猶餘賣酒樓。
煙煤已狼籍。吏卒尙呀咻。十三日宿武城鎮。卽俗所謂石鼻寨也。云孔明所築。是夜二鼓。寶雞火作。相去
三十里。而見於武城。雞嶺雲霞古。龍宮殿宇幽。縣有雞爪峯。龍宮寺。南山連大散。歸路走吾州。欲往安能
遂。將歸爲少留。回趨西虢道。卻渡小河洲。聞道礪溪石。猶存渭水頭。蒼崖雖有迹。大釣本無鈞。十四日自
寶雞行至虢。聞太公礪溪石。在縣東南十八里。猶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東去過郿塢。孤城象漢劉。
誰言董公健。竟復伍孚讎。白刃俄生肘。黃金漫似丘。十五日至郿縣。縣有董卓城。其城象長安。俗謂之小
長安。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騶。鼓角誰能試。風雷果致不。巖崖已奇絕。冰雪更凋鏹。春早憂無麥。山靈喜
有湫。蛟龍懶方睡。餅罐小容偷。是日晚自郿起。至青秋鎮。宿道過太白山。相傳云。軍行鳴鼓角過山下。輒
致雷雨。山上有湫。甚靈。以今歲旱。方議取之。二曲林泉勝。三川氣象侔。近山麩麥早。臨水竹篁脩。十六日
至盩屋。以近由地美。氣候殊早。縣有官竹園。十數里不絕。先帝膺符命。行宮畫冕旒。侍臣簪武弁。女樂抱
箜篌。祕殿開金鎖。神人控玉蚪。黑衣橫巨劍。被髮凜雙眸。十七日寒食。自盩屋東南行二十餘里。朝謁太
平宮。二聖御容。此宮乃太宗皇帝時。有神降於道士張守真。以告受命之符所爲立也。神封翊聖將軍。有

殿。邂逅逢佳士。相將弄綵舟。投篙披綠苕。濯足亂清溝。晚宿南谿上。森如水國秋。遶湖栽翠密。終夜響廳
廳。是日與監官張果之汎舟南溪。遂宿於溪堂。冒曉窮幽邃。操戈畏炳彪。十八日。循終南而西。縣尉以甲
卒見送。或云近官竹園。往往有虎。尹生猶有宅。老氏舊停輶。問道遺蹤在。登仙往事悠。馭風歸汗漫。閱世
似蜉蝣。羽客知人意。瑤琴繫馬鞦。不辭山寺遠。來作鹿鳴呦。帝子傳聞李巖堂。髣髴輕風幃幔卷。落日
髣髴愁。入谷音浴驚蒙密。登坡費挽攬。亂峯巉似槩。一水淡如油。中使何年到。金龍自古投。千重橫翠石。
百丈見游儵。最愛泉鳴洞。初嘗雪入喉。滿餅雖可致。洗耳歎無由。是日遊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乃尹喜
舊宅。山脚有授經臺。尚在。遂與張果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別。有太平宮道士趙宗有抱琴見送。至寺作
鹿鳴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觀。觀後上小山。有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遺跡。下山而西行十數里。南入黑水
谷。谷中有潭。名仙遊潭。上有寺三。倚峻峯。面清溪。樹林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以繩縋石數百尺。不得
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食頃乃不見。其清澈如此。遂宿於中興寺。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飛泉。甚甘
明日以泉二餅歸。至郿。又明日。乃至府。忽憶尋蟆培。方冬脫鹿裘。山川良甚似。水石亦堪儔。惟有泉旁飲。
無人自獻酬。昔與子由遊蟆培時。方冬。洞中溫溫如二三月。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亂山橫翠幃。落月淡孤燈。奔走煩郵吏。安閑媿老僧。再遊應眷眷。聊亦記吾曾。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巉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不慚弄玉騎丹鳳。應逐常娥駕

老蟾澗草巖花自無主。晚來蝴蝶入疎籬。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清潭百丈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款石闥。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

石鼻城

平時戰國今無在。陌上征夫自不閑。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漸入西南風景變。道邊脩竹水潺湲。

礮溪石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嘗暖。安知渭上叟。跪石留雙盃。一朝嬰世故。辛苦平多難。亦欲就安眠。旅人譏客懶。郿塢

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裏金多退足憑。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

樓觀秦始皇始立老子廟於觀南晉惠始修此觀

門前古碣臥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長有遊人悲晉惠。強修遺廟學秦皇。丹砂久窞井水赤。白樹誰燒廚竈香。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田叟是庚桑。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簷。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賅。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慚書劍。豈不懷歸畏友朋。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遙知讀易東窗下。車馬敲門定不膺。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鴈何時更著行。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箸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漫去鄉。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慚直道。逋翁久沒厭凡才。夷音僅可通名姓。瘦俗無由辨頸顛。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章子惇也。

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怨位卑。萬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雙髭。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經旬臥齋閣。終日親劑和。去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奈。飄蕭窗紙鳴。堆壓簷板墮。閣中皆以板爲簷。風颭助凝冽。幃幔困掀簸。惟思近醇醲。未敢窺瓌瑋。何時反炎赫。却欲躬白磨。誰云座無氈。尚有裘充貨。西隣歌吹發。促席寒威挫。崩騰踏成逕。繚繞飛入坐。人歡瓦先融。飲傷餅屢臥。嗟余獨愁寂。空室自困坷。欲爲後日賞。恐被遊塵浼。寒更報新霽。皎月懸半破。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何當

暴雪霜庶以躡郊賀。

歲晚相與餽問爲餽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寄子由弟

餽歲

農功各已收歲事得相佐。爲歡恐無見假物不論貨。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寶盤巨鯉橫發籠去雙兔。臥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翻座。貧者愧不能微摯出春磨。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倡無人。和。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尙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東隣酒初熟西舍彘亦肥。且爲一日歡慰此窮年悲。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強不睡相守夜謹譁。晨雞且勿唱更鼓畏添撾。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和子由踏青

春風陌上驚微塵。遊人初樂歲華新。人閑正好路旁飲。麥短未怕遊車輪。城中居人厭城郭。喧闐曉出空。四隣歌鼓驚山草木動。簞瓢散野烏鳶馴。何人聚衆稱道人。遮道賣符色怒瞋。宜蠶使汝蠶如甕。宜畜使

汝羊如腐。路人未必信此語。強爲買服禳新春。道人得錢徑沽酒。醉倒自謂吾符神。

和子由蠶市

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閑。閑時尙以蠶爲市。共忘辛苦逐欣歡。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積如連山。破瓢爲輪土爲釜。爭買不翅金與紈。憶昔與子皆童卯。年年廢書走市觀。市人爭誇鬪巧智。野人暗啞遭欺謾。詩來使我感舊事。不悲去國悲流年。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一別費三年。三年吾有幾。棄擲理無還。長恐別離中。摧我鬢與顏。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平時樂。乃爲憂所緣。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羨子久不出。讀書蝨生鬢。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隙。猛士憂塞壩。廟謀雖不戰。虜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錦緣貂裘鮮。千金買戰馬。百寶粧刀環。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

和子由論書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譏。不謂子亦頗。書成輒棄去。繆被旁人裹。皆云本闊落。結束入細縲。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邇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箚。官箚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何當盡屏去。萬事付懶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世俗筆苦驕。衆中強崑駝。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狻。當時脩道頗辛苦。柏生兩肘烏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躑躅淚迸泉。龐眉深目彼誰子。遶牀彈指性自圓。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春遊古寺拂塵壁。遺像久此靈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皆云道子口所傳。從橫固已蔑孫鄧。有如巨鰐吞小鮮。來詩所誇孰與此。安得攜挂其旁觀。

和子由寒食

寒食今年二月晦。樹林深翠已生煙。邊城駿馬誰能借。到處名園意盡便。但挂酒壺那計盞。偶題詩句不須編。忽聞啼鴉驚羈旅。江上何人治廢田。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周最善飲酒未七十而致仕

近聞薛公子。早退驚常流。買園招野鶴。鑿井動潛虬。自言酒中趣。一斗勝涼州。飄然拂衣去。親愛挽不留。隱居亦何樂。素志庶可求。所亡嗟無幾。所得不啻酬。青春爲君好。白日爲君悠。山鳥奏琴筑。野花弄閑幽。雖辭功與名。其樂實素侯。至今清夜夢。尙驚冠壓頭。誰能載美酒。往以大白浮。之子雖不識。因公可與遊。

中隱堂詩并敘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爲作此五篇。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鑿石清泉激。開門野鶴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徑轉如脩蟒。坡垂似伏鼈。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好古。嗟生晚。偷閑厭久勞。王孫早歸隱。塵土汚君袍。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不恨故園隔。空嗟芳歲徂。春深桃杏亂。笑汝益羈孤。翠石如鸚鵡。何年別海壖。貢隨南使遠。載壓涓舟偏。已伴喬松老。那知故國遷。金人解辭漢。汝獨不潛然。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古隧埋蝌蚪。崩崖露伏龜。安排壯亭榭。收拾費金貲。岫嶼何須到。韓公浪自悲。

鳳翔八觀井敘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州。二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迹。故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旣攻馬亦同。其魚維鱖貫之柳。其詞云。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鱖維鯉。何以貫之。惟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癡膩。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葦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穀穀。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爲生耆耆。東征徐虜闕虢虎。北伏犬戎隨指嗾。象胥雜杏賁。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鼓聲思將帥。豈爲考擊煩矇眊。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岫嶼。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

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誰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剖。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詛楚文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大守便廳。奉穆公葬於雍棗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

崢嶸開元寺。髣髴祈年觀。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搆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印。社鬼亦遭謾。遼哉千歲後。發我一笑粲。

王維吳道子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攢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翻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跼躄鑿井自嘆息。造物將安以我爲。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顧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俚婦那肯顧。時有野鼠嚼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詰無言師。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慚。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不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坡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爲湖所貪。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爲目耽耽。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佩簪。深有龜與魚。淺有螺與蚌。曝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浮沉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繒雖強致。瑣細安足戡。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毳毼。此古飲鳳池也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綵羽無復見。上有鷓搏鷓。嗟予生雖晚。考古意所尠。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郟。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聊爲湖上飲。一縱醉後談。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留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趁朝參。予今正疎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遊再。行恐歲滿三。暮歸還倒載。鐘鼓已餽餽。

真興寺閣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鷗鵠。浩浩同一聲。此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當年王中令。斫木南山頽。寫真留閣下。鐵面眼有稜。身強八九尺。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

登者尙呀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

李氏園李茂貞園也。今爲王氏所有。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脩竹。下有朱門家。破牆圍古屋。舉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牆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窗戶綠。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鵝。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蹙。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圃。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蓄。盡東爲方池。野鴈雜家鶩。紅梨驚合抱。映島孤雲馥。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北山臥可見。蒼翠間礪禿。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嶮乘衰叔。抽錢算閒口。但未榷羹粥。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蟻蝨生刀韜。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俗猶呼皇后園蓋茂貞謂其妻也。我今官正閑。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爲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秦穆公墓

秦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爲。敢問響所由。

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憩得一漱。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呦。鞅掌久不決。爾來已徂秋。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王事誰敢愬。民勞吏宜羞。中間罹早曠。欲學喚雨鳩。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脩。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近日秋雨足。公餘試新鋤。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鍤。秋風迫吹帽。西阜可縱遊。聊爲一日樂。慰此百日愁。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人生百年寄鬢鬚。富貴何啻葭中葦。惟將翰墨留染濡。絕勝醉倒峨眉扶。我今廢學如寒竽。久不吹之澀欲無。歲云暮矣嗟幾餘。欲往南溪侶禽魚。秋風吹雨涼生膚。夜長耿耿添漏壺。窮年弄筆衫袖烏。古人有之我願如。終朝危坐學僧趺。閉門不出閑履屨。下視官爵如泥淤。嗟我何爲久踟躕。歲月豈肯爲汝居。僕夫起餐秣吾駒。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號縣。二十五日晚。自號縣渡渭。宿於僧舍。會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欹枕無人夢自驚。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床明。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磻谿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杓傾。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未明

夜入磻溪。如入峽。照山炬火落驚猿。山頭孤月耿猶在。石上寒波曉更喧。至人舊隱白雲合。神物已化遺蹤蜿。安得夢隨霹靂駕。馬上傾倒天瓢翻。

是日自礬溪將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峯寺之下院翠麓亭

不到峯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聊可喜。修徑豈辭捫。谷映朱欄秀。山含古本尊。路窮驗石斷。林缺見河奔。馬困嘶青草。僧留薦晚飧。我來秋日午。旱久石床温。安得雲如蓋。能令雨瀉盆。共看山下稻。涼葉晚翻翻。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礬龍寺

橫槎晚渡碧澗口。騎馬夜入南山谷。音浴谷中暗水響。瀧瀧嶺上疎星明。煜煜寺藏巖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曲。風生飢虎嘯空林。月黑驚鷹竄脩竹。入門突兀見深殿。照佛青燐有殘燭。媿無酒食待遊人。旋斫杉松煮溪菽。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粥。起觀萬瓦鬱參差。目亂千巖散紅綠。門前商賈負椒蕈。山後咫尺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鵠。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颺。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捲沙。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髻。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往事逐雲散。故山依渭斜。客來空弔古。清淚落悲笳。

卷二

詩八十二首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煌煌帝王都。赫赫走羣彥。嗟汝獨何爲。閉門觀物變。微物豈足觀。汝獨觀不勸。牽牛與葵藿。採摘入詩卷。

吾聞東山傳。置酒攜孌婉。富貴未能忘。聲色聊自遣。汝今又不然。時節看瓜蔓。懷寶自足珍。蕤蘭那計晚。吾歸於汝處。慎勿嗟歲晚。

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春陽一已敷。妍醜各自矜。蒲萄雖滿架。困倒不能任。可憐病石榴。花如破紅襟。葵花雖粲粲。蒂淺不勝簪。叢蓼晚可喜。輕紅隨秋深。物生感時節。此理等廢興。飄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種柏待其成。柏成人已老。不如種叢篔。春種秋可倒。陰陽不擇物。美惡隨意造。柏生何苦艱。似亦費天巧。天工巧有幾。肯盡爲汝耗。君看藜與藿。生意常草草。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亂葉中。一一芳心插。牽牛獨何畏。詰曲自牙蘖。走尋荆與榛。如有宿昔約。南齋讀書處。亂翠曉如潑。偏工貯秋雨。歲歲壞籬落。蘆筍初似竹。稍開葉如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苦勤劬。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行樂惜芳晨。秋風常苦早。誰知念離別。喜見秋瓜老。秋瓜感霜霰。莖葉颯已槁。宦遊無歸時。身若馬繫阜。悲鳴念千里。耿耿志空抱。多憂竟何爲。使汝玄髮縞。官舍有叢竹。結根問囚廳。下爲人所徑。土密不容釘。慙慙戒吏卒。插棘護中庭。遠砌忽墳裂。走鞭瘦踈孌。我常攜枕簟。來此蔭寒青。日暮不能去。臥聽窗風冷。芎藭生蜀道。白芷來江南。漂流到關輔。猶不失芳甘。濯濯翠莖滿。悒悒清露涵。及其未花實。可以資筐籃。秋節忽已老。苦寒非所堪。斲根取其實。對此微物慚。

自我來關輔。南山得再遊。山中亦何有。草木媚深幽。菖蒲人不識。生此亂石溝。山高霜雪苦。苗葉不得抽。下有千歲根。蹙縮如蟠虬。長爲鬼神守。德薄安敢偷。

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心隨白雲去。夢繞山之麓。汝從何方來。笑齒粲如玉。探懷出新詩。秀語奪山綠。覺來已茫昧。但記說秋菊。有如採樵子。入洞聽琴筑。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八月十二日。夜宿府學。方和此詩。夢與弟遊南山。出詩數十篇。夢中甚愛之。及覺唯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無人驚歲晚。唯有暗蛩悲。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湄。菊衰蛩亦蛰。與汝歲相期。楚客方多感。秋風詠江離。落英不滿掬。何以慰朝飢。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吾今那復夢周公。尙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磴兀。清泉長與世窮通。至今遊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雨濛。牛酒不來烏鳥散。白楊無數暮號風。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茆堂。予以其所處最爲深邃。故名之避世堂。

猶恨溪堂淺。更穿脩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無心。隱几頽如病。忘言兀似瘖。茆茨追上古。冠蓋謝當今。曉夢猿呼覺。秋懷鳥伴吟。暫來聊解帶。屢去欲攜衾。湖上行人絕。塔前暮雪深。應逢綠毛叟。扣戶夜抽簪。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反四日得十一詩寄舍弟子由同作

樓觀

鳥噪猿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辭轅輓。白鶴時來訪子孫。山近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淡

孤村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塔前井水渾。

五郡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來就水泉甘。亂谿赴渭爭趨北。飛鳥迎山不復南。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蠶。汝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託老聃。觀有明皇碑。言夢老子告以享國長久之意。

授經臺乃南山一峯耳。非復有築處。

劍舞有神通草聖。海山無事化琴工。此臺一覽秦川小。不待傳經意已空。

大秦寺

晃蕩平川盡坡陀。翠麓橫。忽逢孤塔迥。獨向亂山明。信足幽尋遠。臨風卻立驚。原田浩如海。袞袞盡東傾。

仙遊潭五首潭上有寺二。一在潭北循黑水而上。爲東路至南寺。度黑水四里餘。從馬北上。爲西路至北寺。東路嶮不可騎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測。上以一木爲橋。不敢過。故南寺有塔。望之可愛。而終不能到。

翠壁下無路。何年雷雨穿。光搖巖上寺。深到影中天。我欲然犀看。龍應抱寶眠。誰能孤石上。危坐試僧禪。

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塔苦相招。野餽慚微薄。村沽慰寂寥。路窮斤斧絕。松桂得干霄。

南寺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畏虎關門早。無村得米遲。山泉自入甕。野桂不勝炊。信美那能久。應先學忍飢。

北寺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遊。絳紗生不識。蒼石尙能留。豈害依梁冀。何須困李侯。吾詩慎勿刻。猿鶴爲君羞。

馬融石室

洞裏吹簫子。終年守獨幽。石泉爲曉鏡。山月當簾鉤。歲晚杉楓盡。人歸霧雨愁。送迎應鄙陋。誰繼楚臣謳。

玉女洞

愛玉女洞中水。旣致兩餅。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給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契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吾今旣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

自仙遊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復憩其上

山鷗曉辭谷。似報遊人起。出門猶屢顧。慘若去吾里。道途險且迂。繼此復能幾。溪邊有危構。歸駕聊復庇。愛此山中人。縹渺如仙子。平生慕獨往。官爵同一屣。胡爲此谿邊。眷眷若有埃。國恩久未報。念此慚且泄。臨風浩悲吒。萬世同一軌。何年謝簪紱。丹砂留迅晷。

南谿有會景亭處衆亭之間無所見甚不稱其名余欲遷之少西臨斷岸西嚮可以遠望而力未暇特爲製名曰招隱仍爲詩以告來者庶幾遷之

飛簷臨古道。高榜勸遊人。未卽令公隱。聊須濯路塵。茆茨分聚落。煙火傍城闌。林缺湖光漏。窗明野意新。居民誰白帽。過客漫朱輪。山好留歸屐。風迴落醉巾。他年誰改築。舊製不須因。再到吾雖老。猶堪作坐賓。

凌虛臺

才高多感激。道直無往還。不如此臺上。舉酒邀青山。青山雖云遠。似亦識公顏。崩騰赴幽賞。披豁露天慳。落日銜翠壁。暮雲點煙鬢。浩歌清興發。放意末禮刪。是時歲云暮。微雪灑袍斑。吏退迹如掃。賓來勇躋攀。臺前飛鴈過。臺上彫弓彎。聯翩向空墜。一笑驚塵闌。

竹颿

野人獻竹颿。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採不費置罔。鷓夷讓圓滑。混沌慚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髣。逢人自驚蹶。悶若兒脫襁。念茲微陋質。刀几安足枉。就禽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

漢陂魚陂在鄂縣

霜筠細破爲雙掩。中有長魚如臥劍。紫荇穿顛氣慘悽。紅鱗照坐光磨閃。攜來雖遠鬢尙動。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爲解顏。香粳飽送如填塹。早歲嘗爲荆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濱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棄無乃僭。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游儻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橫動遭砭。故人遠餽何以報。客俎久空驚忽瞻。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隣幸有庖壘醢。

讀道藏

嗟予亦何幸。偶此琳宮居。宮中復何有。戢戢千函書。盛以丹錦囊。冒以青霞裾。王喬掌關籥。蚩尤守其廬。

乘閑竊掀攪。涉獵豈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心閑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載厭世去。此言乃蘧蔭。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谿小酌至晚

南谿得雪真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獨自披榛尋履迹。最先犯曉過朱橋。誰憐破屋眠無處。坐覺村飢語不囂。惟有暮鷗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

九月中曾題二小詩於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遊見而錄之

湖上蕭蕭疎雨過。山頭靄靄暮雲橫。陂塘水落荷將盡。城市人歸虎欲行。誰謂江湖居。而爲虎豹宅。焚山豈不能。愛此千竿碧。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風迴焰卷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時出歸滿車。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矛叉。戍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搗。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妻逢箭。避火逸去窮投置。擊鮮走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棲鷗。弊旗仆鼓坐數獲。鞍挂雉兔肩分霞。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啗直欲追羲媧。青丘雲夢古所吒。與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閑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賓殊佳。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蜀江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去國尙能三犢載。汲泉何愛一夫忙。崎嶇好事人應笑。冷淡爲歡意自長。遙想納涼清夜永。窗前微月照汪汪。
千年古木臥無梢。浪卷沙翻去似瓢。幾度過秋生薜暈。至今流潤應江湖。泫然疑有蛟龍吐。斷處人言霹靂焦。材大古來無適用。不須鬱鬱慕山苗。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

百畝新池傍郭斜。居人行樂路人誇。自言官長如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縱飲坐中遺白蛤。幽尋盡處見桃花。不堪山鳥號歸去。長遣王孫苦憶家。

華陰寄子由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三峯已過天浮翠。四扇行看日照扉。里堠消磨不禁盡。速攜家餉勞騶騑。

和董傳留別

纈繪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厭伴老儒烹瓠葉。強隨舉子踏槐花。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堵車。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有酒。出門無侶漫看書。遙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鷓鴣載

後車。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醉翁門下士，雜選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江繪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蝸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

我昔識子自武功，寒廳夜語樽酒同。酒闌燭盡語不盡，倦僕立寐僵屏風。丁寧勸學不死訣，自言親受方瞳翁。嗟余聞道不早悟，醉夢顛倒隨盲聾。爾來憂患苦摧剝，意思蕭索如霜蓬。羨君顏色愈少壯，外慕漸少由中充。河車挽水灌腦黑，丹砂伏火入頰紅。大梁相逢又東去，但道何日辭樊籠。未能便乞岫嶠令，官曹似是錫與銅。留詩河上慰離別，草書未暇緣匆匆。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況肯從我爲。

石蒼舒醉墨堂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慳怱令人愁。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銷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君於此藝亦云至，堆牆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

書信手煩推求。胡爲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栖遲那可追。我昔家居斷還往。箸書不復窺園葵。場來東遊慕人爵。棄去舊學從兒嬉。狂謀謬算百不遂。惟有霜鬢來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癡。與君未可較得失。臨別惟有長嗟咨。

送任佖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

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無媒自進誰識之。有材不用今老矣。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黃州小郡隔谿谷。茆屋數家依竹葦。知命無愛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平泉老令更何悲。六十青衫貧欲死。桐鄉遺老至今泣。潁川大姓誰能箠。因君寄聲問消息。莫對黃鶴矜爪觜。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次韻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懶惰便樗散。疎狂託聖明。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舊隱三年別。杉松好在。吾今尙眷眷。此意恐悠悠。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

次韻子由綠筠堂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牆。風梢千纛亂。月影萬夫長。谷鳥驚棋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窗涼。

送劉攽倅海陵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迴。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嶢嶸。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榜。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

送呂希道知和州

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歷陽。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塵土堆胸腸。君家聯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年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觀君岷鬱負奇表。便合劍佩趨明光。胡爲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我生本自便江海。忍恥未去猶徬徨。無言贈君有長歎。美哉河水空洋洋。

次韻王誨夜坐

愛君東閣能延客。顧我閑官不計員。策杖頻過如未厭。卜居相近豈辭遷。莫將詩句驚搖落。漸喜鱗鱗省撲緣。待約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尙可消百憂。而況我友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追莊周。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

君解我愁。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藉又屢舞。旁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略盡。惟我與子猶徬徨。世人共棄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挂冠兩紀鬢未蒼。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隣里烹豬羊。君歸爲我道姓名。幅巾他日容登堂。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爲和之

蛙鳴青草泊。蟬噪垂楊浦。吾行亦偶然。及此新過雨。鳥樂忘罝罟。魚樂忘鈎餌。何必擇所安。滔滔天下是。煙火動村落。晨光尙熹微。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我行無疾徐。輕楫信溶漾。船留村市鬧。聞發寒波漲。舟人苦炎熱。宿此喬木灣。清月未及上。黑雲如頽山。萬竅號地籟。衝風散天池。喧戾瞬息間。還挂斗與箕。潁水非漢水。亦作蒲萄綠。恨無襄陽兒。令唱銅鞮曲。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年來煩惱盡。古井無由波。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爲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粉黛迷真色。魚蝦易象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

塵闈人亡鹿。溟翻帝斬鼈。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褒。失意各千里。哀鳴聞九臬。騎鯨遁滄海。捋虎得絺袍。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迂疎無事業。醉飽死遊遨。簡牘儀型在。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把旌旄。開卷遙相憶。知音兩不遭。般斤思郢質。鯤化陋儵濠。恨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慙勲理黃菊。未遣沒蓬蒿。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爲世所縻。黃龍遊帝郊。簫韶鳳來儀。終然反溟極。豈復安籠池。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閣府諫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荊茨。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遊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

傅堯俞濟源草堂

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門廬。栽種成陰十年事。倉皇求買萬金無。先生卜築臨清濟。喬木如今似畫圖。鄰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陸龍圖詵挽詞

挺然直節庇峨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產。過車巷哭六州民。塵埃輦寺三年別。樽俎岐陽一夢新。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成都有思賢閣畫諸公像。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柏舟高節冠鄉鄰。絳帳清風聳搢紳。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屨隨方進。晚節稱觴見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

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次韻二首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嗚叫強知時。多才久被天公怪。闕食惟應爨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顏公食粥敢言炊。詩人情味真嘗遍。試問於今底事虧。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早歲便懷齊物意。微官敢有濟時心。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詞真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從今得閑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近別不改容。遠別涕沾胸。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悟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不畫長林與巨植。獨畫峨眉山西雪嶺上萬歲不老之孤松。崖崩澗絕可望不可到。孤煙落日相溟濛。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天有工。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號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爲煙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

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陪歐陽公燕西湖

謂公方壯鬚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竭來湖上飲美酒。醉後劇談猶激烈。湖邊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爭煌煌。插花起舞爲公壽。公言百歲如風狂。赤松共遊也不惡。誰能忍饑啖仙藥。已將天壽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樂。城上烏棲暮鷺生。銀缸畫燭照湖明。不辭歌詩勸公飲。坐無桓伊能撫箏。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長淮久無風。故意弄清快。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隘。兩山控吾前。吞吐久不嘔。孤舟繫桑本。終夜舞澎湃。舟人更傳呼。弱纜恃管蒯。平生傲憂患。久矣恬百怪。鬼神欺吾窮。戲我聊一噫。餅中尙有酒。信命誰能戒。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長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山鷗噪處古靈湫。亂沫浮涎遶客舟。未暇然犀照奇鬼。欲將燒燕出潛蚪。使君惜別催歌管。村巷驚呼聚攫猴。此地他年頌遺愛。觀魚并記老莊周。

濠州七絕

塗山下有縣廟。山前有禹會村。

川鎖支祁水尙渾。地埋汪罔骨應存。樵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
彭祖廟有雲母山。云彭祖所採服也。

跨歷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鬪蛇龜。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著子時。
逍遙臺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卽墓爲堂。

常怪劉伶更死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誰信先生無此懷。
觀魚臺

欲將同異較銚銖。肝膽猶能楚越如。若信萬殊歸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魚。
虞姬墓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蒼黃不負君王意。只有虞姬與鄭君。
四望亭。太和中。刺史劉嗣之立。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爲作記。今存而亭廢者數年矣。

頽垣破礎沒柴荆。故老猶言短李亭。敢請使君重起廢。落霞孤鶩換新銘。
浮山洞。洞在淮中。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人言洞府是鼇宮。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艖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

卷三

詩七十六首

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靈塔。香火未收旗脚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却到龜山未朝飯。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不嫌俗士汗丹梯。一看雲山遠淮甸。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遊。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頽今在不。宋文帝遣將拒魏太武築城此山。

發洪澤中塗遇大風復還

風浪忽如此。吾行欲安歸。掛帆却西邁。此計未爲非。洪澤三十里。安流去如飛。居民見我還。勞問亦依依。攜酒就船賣。此意厚莫違。醒來夜已半。岸木聲向微。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我行無南北。適意乃所祈。何勞弄澎湃。終夜搖窗扉。妻孥莫憂色。更典篋中衣。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風高月暗雲水黃。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買亂。雷疾一聲如頽牆。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悅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

說黑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邀同賦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悅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閤。劉貢父。

三年客京輦。憔悴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但隨馬蹄翻。人情責往返。不報生禍根。坐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南來實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劉與孫。異趣不兩立。譬如王孫猿。吾儕久相聚。恐見疑排根。我徧類中散。子通真巨源。絕交固未敢。且復東南奔。孫巨源。

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宮。峨冠挹搢紳。如今三見子。坎壈爲逐臣。朝遊雲霄間。欲分丞相茵。莫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隣。了不見喜愠。子豈真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劉莘老。

遊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尙有沙痕在。中冷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蕪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是夜所見知如此。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樓觀何耽耽。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脩竹。採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打人迹絕。時有沙戶祈春蠶。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爲沙。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懷慚。同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清晨無風浪自湧。中流歌嘯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焦山長老中江人也。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勒爲同龕。困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山林飢臥古亦有。無田不退寧非貪。展禽雖未三見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投劾謝簪組。爲我佳處留茆庵。

甘露寺

江山豈不好。獨遊情易闌。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歡。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閑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聯鞍。古郡山爲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惟見烟中竿。很石臥庭下。穹隆如伏獬。緬懷臥龍公。挾策事瑯鑽。一談收獮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坡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獨能完。僧繇六化人。霓衣挂冰紈。隱見十二疊。觀學疑夸謾。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型垂不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親手種。挺然誰敢干。枝撐雲峯裂。根入石窟蟠。薤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刊。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憶昔子美在東屯。數間茆屋蒼山根。嘲吟草木調蠻獠。欲與猿鳥爭啾喧。子今憔悴衆所棄。驅馬獨出無往還。惟有柳湖萬株柳。清陰與子供朝昏。胡爲譏評去不少。借生意凌挫難爲繁。柳雖無言不解慍。世俗乍見應慙然。嬌姿共愛春濯濯。豈問空腹脩蛇蟠。朝看濃翠傲炎赫。夜愛疎影搖清圓。風翻雪陣春絮亂。蠶響啄木秋聲堅。四時盛衰各有態。搖落淒愴驚寒溫。南山孤松積雪底。抱凍不死誰復賢。

送蔡冠卿知饒州

吾觀蔡子與人遊。掀厯笑語無不可。平時儻蕩不驚俗。臨事迂闊乃過我。橫前坑窵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強今亦頗。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柁。莫嗟天驥逐羸牛。欲試良玉須猛火。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轆軻。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顛。

次韻楊褒早春

窮巷淒涼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辭瘦馬騎衝雪。來聽佳人唱踏莎。破恨徑須煩麴蘖。增年誰復怨羲娥。良辰樂事古難並。白髮青衫我亦歌。細雨郊園聊種菜。冷官門戶可張羅。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頽自畏人。莫上岡頭苦相望。吾方祭竈請比隣。

次韻柳子玉二首

地爐

細聲蚯蚓發銀餅。擁褐橫眠天未明。衰鬢鏹殘欹雪領。壯心降盡倒風旌。自稱丹竈鎔銖火。倦聽山城長短更。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俗謂竹几爲竹夫人。

紙帳

亂文龜殼細相連。慣臥青綾恐未便。絜似僧巾白疊布。暖於蠻帳紫茸氈。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見天。但恐嬌兒還惡睡。夜深踏裂不成眠。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遽遽。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近屢獲鹽賊皆坐同保徒其家。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生何者非遽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髮煩萑蒲。麻鞋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閔盡入三峯圖。吾年凜凜今幾餘。知非不去慚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

再和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野人疎狂逐漁釣。刺史寬大容歌呼。君恩飽煖及爾孥。才者不閑拙者娛。穿巖度嶺脚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精廬。出遊無伴監輿孤。作詩雖未造藩闕。破悶豈不賢樗蒲。君才敏贍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竭來湖上得佳句。從此不看營丘圖。知君篋櫃富有餘。莫惜錦繡償營蕪。窮多鬪嶮誰先逋。賂取名畫不用摹。

遊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簡呼。四方宦遊散其孥。宮闕留與閑人娛。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喬松百丈蒼髯鬚。擾擾下笑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海圖。清風時來驚睡餘。遂超羲皇傲几蘧。歸時棲鴉正畢逋。孤煙落日不可摹。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眼前勃磈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遊。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鹽齏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小風騷騷。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

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臥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鱗鱗枕其股。背之不見與無同。狐裘反衣無乃魯。張君眼力覷天奧。能遣荆棘化堂宇。持頤宴坐不出門。收攬奇秀得十五。才多事少厭閑寂。臥看雲煙變風雨。笋如玉筋椹如簪。強食且爲山作主。不憂兒輩知此樂。但恐造物怪多取。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潑乳。

姚屯田挽詞

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爲善樂。逍遙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送岑著作

懶者常似靜。靜豈懶者徒。拙則近於直。而直豈拙歟。夫子靜且直。雍容時卷舒。嗟我復何爲。相得歡有餘。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拙於林間鳩。懶於冰底魚。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直者有時信。平靜者不終居。而我懶拙病。不受砭藥除。臨行怪酒薄。已與別淚俱。後會豈無時。遂恐出處疎。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

吉祥寺賞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

吉祥寺僧求閣名

過眼榮枯電與風。久長那得似花紅。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卽空。

和劉道原見寄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鳥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和劉道原詠史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吳客漫陳豪士賦。相侯初笑越人方。名高不朽終安用。日飲無何計亦良。獨掩陳編弔興廢。窗前山雨夜浪浪。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

羨君超然鸞鶴姿。江湖欲下還飛去。空使吳兒怨不留。青山漫漫七閩路。門前江水去掀天。寺後清池碧玉環。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

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閣天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塘遊宦客。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時休。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蟪蛄語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却似麋鹿遊汀洲。高人無心無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公卿故舊留不得。遇所得意終年留。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絃。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田間決水鳴幽幽。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攜燒筍苦竹寺。却下踏藕荷花洲。船頭斫鮮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臨風飽食得甘寢。肯使細故胸中留。君不見壯士憔悴時。饑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

和子由柳湖久滷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今歲盛開

太昊祠東鐵墓西。一罇曾與子同攜。回瞻郡閣遙飛檻。北望橋竿半隱堤。飯豆羹藜思兩鵠。飲河噉水賴長蜺。如今勝事無人共。花下壺盧鳥勸提。

長明燈下石欄干。長共杉松鬪歲寒。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久陪方丈曼陁雨。羞對先生苜蓿盤。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歸後更誰看。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放生魚鼈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裴回。烏菱白芡不論錢。亂繫青菰裹綠盤。忽憶嘗新會靈觀。滯留江海得加餐。獻花游女木蘭橈。細雨斜風溼翠翹。無限芳洲生杜若。吳兒不識楚詞招。

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涼颼呼不來。流汗方被體。稀星乍明滅。暗水光瀾瀾。香風過蓮芡。驚枕裂魴鯉。欠伸宿酒餘。起坐濯清泚。火雲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身微欲安適。坐待東方啓。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亭望吳興諸山懷孫莘老學士

徙倚秋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問牒知秦過。看山識禹功。餘杭始皇所。舍舟也西北。舟枕山。堯時洪水繫舟山上。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荷背風翻白。蓮腮雨退紅。追遊慰遲暮。覓句效兒童。北望苕溪轉。遙憐震澤通。烹魚得尺素。好在紫髯翁。

宿臨安淨土寺

雞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閉門羣動息。香篆起煙縷。覺來烹石泉。紫筍發輕乳。晚涼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爭瀉露。相攜石橋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今爲猿鳥顧。廢興何足弔。萬世一仰俯。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轉。神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度千人溝。下有微流泫。岡巒蔚回合。金碧爛明綯。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縣。長逢跨下辱。屢乞桑間飯。誰謂山石頑。識此希世彥。凜然英氣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父老姿歡宴。錦繡被原野。金珠散貧賤。寶融旣入朝。吳芮空記面。

榮華坐銷歇。閱世如郵傳。惟有長明燈。依然照深殿。

游徑山

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蹬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茆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窗暖足來朴朔。夜鉢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爲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林鴛。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上

多君貴公子。愛山如愛色。心隨葉舟去。夢遶千山碧。新詩到中路。令我喜折屐。古來軒冕徒。操舍兩悲慄。數朝辭簪笏。兩脚得暫赤。歸來不入府。却走湖上宅。寵辱吾久忘。寧畏官長詰。飄然便歸去。誰在子思側。君能從我遊。出郭及未黑。

宿望湖樓再和

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潏潏搖空碧。夜涼人未寢。山靜聞響屐。騷人故多感。悲秋更慄慄。君胡不相就。朱墨紛黝赤。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宅。但恨無友生。詩病莫訶詰。君來試吟味。定作鶴頭側。改罷心愈疑。滿紙蛟蛇黑。

夜泛西湖五絕

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豔如半璧。游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看到蒼龍西沒時。
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
湖上禁漁皆盜釣者也。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淺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
或爲雲洶涌。或作綫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或流蒼石縫。宛轉龍鸞蹙。餅罌走四海。真僞半相瀆。
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紫餅截圓玉。傾甌共歎賞。竊語笑僮僕。豈如泉上僧。鹽灑自挹掬。
故人憐我病。弱籠上寄新。馥欠伸北窗下。晝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

答任師中次韻來詩勸以詩酒自娛

閑裏有深趣。常憂兒輩知。已成歸蜀計。誰借買山資。世事久已謝。故人猶見思。
平生不飲酒。對子敢論詩。沈諫議召遊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作一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用其韻。
湖上棠陰手自栽。問公更得幾回來。水仙亦恐公歸去。故遣雙蓮一夜開。
詔書行捧縷金牋。樂府應歌相府蓮。莫忘今年花發處。西湖西畔北山前。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終。舊德年來豈易逢。問道堂中延蓋叟。定應牀下拜梁松。蠹魚自晒閑箱篋。科斗長收古鼎鐘。我欲棄官重問道。寸筵何以得春容。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朱門有遺啄。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冰。百呼無一諾。平生親友半遷逝。公雖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臘酒釀。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和非同。疇昔心親豈貌從。白鬚相映松間鶴。清句更平。酬雪裏鴻。何日楊雄一塵足。却追范蠡五湖中。

監試呈諸試官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稟。既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者。墨水真可飲。每聞科詔下。白汗如流瀋。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芻蕘盡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璧。百納收寸錦。調和椒桂醜。咀嚼沙礫磣。廣眉成半額。學步歸蹕蹠。維時老宗伯。氣壓羣兒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淦。至音久乃信。知味猶食楛。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衽。謂當千載後。石室祠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飪。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却顧老鈍軀。頑朴謝鑄鍛。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噤。聊欲廢書眠。秋濤春午枕。

望海樓晚景五絕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橫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雨過潮平江海碧。電光時掣紫金蛇。
青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騰。江上秋風晚來急。爲傳鐘鼓到西興。
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初涼。臨風有客吟秋扇。拜月無人見晚粧。
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喧呼笑語中。爲問少年心在否。角巾欹側鬢如蓬。

試院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飈飈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遶甌飛雪輕。
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古語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
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
我今貧病長苦飢。分無玉盃捧娥眉。且學公家作茗飲。博爐石銚行相隨。
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迹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
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座螭隱壁。空齋晝靜聞登登。
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書來乞詩要自寫。爲把栗尾書谿藤。
後來視今猶視昔。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

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鑿鉢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

宛丘先生自不飽。更笑老崔窮百巧。一更相過三更歸。古柏陰中看參昴。去年舉君首藉盤。夜傾閩酒赤如丹。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遙知范叔寒。典衣自種一頃豆。那知積雨生科斗。歸來四壁草蟲鳴。不如王江長飲酒。王江陳州道人。

催試官考較戲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茆簷與市樓。況我官居似蓬島。鳳唳堂前野橘香。劍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鯤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

八月十七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榜出余與試官兩人復留五首

樓上煙雲怪不來。樓前飛紙落成堆。非關文字須重看。却被江山未放迴。眼昏燭暗細行斜。考閱精強外已誇。明日失杯君莫怪。早知安足不成虵。亂山遮曉擁千層。睡美初涼撼不膺。昨夜酒行君屢歎。定知歸夢到吳興。

天台桂子爲誰香。倦聽空塔夜點涼。賴有明朝看潮在。萬人空巷鬪新粧。
秋花不見眼花紅。身在孤舟兀兀中。細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卷四

詩八十八首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淒凜。又作徂年悲。蟋蟀鳴我床。黃葉投我帷。窗前有棲鵬。夜嘯如狐狸。
露冷梧葉脫。孤眠無安枝。熠燿亦求偶。高屋飛相追。定知無幾見。迫此清霜期。物化逝不留。我興爲嗟咨。
便當勤秉燭。爲樂戒暮遲。

海風東南來。吹盡三日雨。空塔有餘滴。似與幽人語。念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壺漿慰我勞。裹飯救寒苦。
今年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畎畝。念此坐達晨。殘燈翳復吐。

哭歐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

故人已爲土。衰鬢亦驚秋。猶喜孤山下。相逢說舊游。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婉可愛次韻

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和陳述古拒霜花

千株掃作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却是最宜霜。

和沈立之留別二首

而今父老千行淚。一似當時去越時。不用鑄碑頌遺愛。丈人清德畏人知。
臥聞鐃鼓送歸艎。夢裏匆匆共一觴。試問別來愁幾許。春江萬斛若爲量。去時予在試院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君如汗血馬。作駒已權奇。齊驅大道中。並帶鑾鑣馳。聞聲自決驟。那復受繫維。謂君朝發燕。秣楚日未歇。云何中道止。連蹇驢騾隨。金鞍冒翠錦。玉勒垂青絲。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均爲人所勞。何必陋鹽輜。君看立仗色。不敢鳴且窺。調習困鞭箠。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他人聞定笑。聊與吾子期。空齋臥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草上垣牆。霜葉鳴堦墀。門前自無客。敢作揚雄麾。候吏報君來。弭節江之湄。一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今朝枉詩句。粲如鳳來儀。上山絕梯磴。墮海迷津涯。憐我枯槁質。借潤生華滋。肯效世俗人。洗刮求癩痂。賢明日登用。清廟歌緝熙。胡不學長卿。預作封禪詞。

湯村開運鹽河中督役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脩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病。掃地燒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長嫌鐘鼓聒湖山。此境蕭條却自然。乞食遶村真爲飽。無言對客本非禪。披榛覓路衝泥入。洗足關門聽雨眠。遙想後身窮賈島。夜寒應聳作詩肩。

客位假寐

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髭蘇。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羊共。曉鼓却隨鴉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入夢。千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我州賢將知人勞。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遠。兩脚凍硬須公軟。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竭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挑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穎谷封人羞自薦。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久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橘林新著霜。溪上荇花正浮雪。顧渚茶牙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吳兒鱸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饑涎垂。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鴉種麥行

霜林老鴉閑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畦西種得青猗猗。畦東已作牛毛稀。明年麥熟芒攢槩。農夫未食鴉先啄。徐行俛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憶昔舜耕歷山鳥爲耘。如今老鴉種麥更辛勩。農夫羅拜鴉飛起。勸農使者來行水。

鹽官絕句四首

南寺千佛閣

古邑居民半海濤。師來構築便能高。千金用盡身無事。坐看香煙遶白毫。

北寺悟空禪師塔名齊安宣宗徵時師知其非凡人

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花夢裏身。豈爲龍顏更分別。只應天眼識天人。

塔前古檜

當年雙檜是雙童。相對無言老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兩蒼龍。

僧爽白雞養二十餘年常立坐側聽經

斷尾雄雞本畏烹。年來聽法伴修行。還須却置蓮花漏。老怯風霜恐不鳴。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

龍飛甲子盡豪英。常喜吾猶及老成。人競春蘭笑秋菊。天教明月伴長庚。傳家各自聞詩禮。與子相逢亦弟兄。洗眼上林看躍馬。賀詩先到古宣城。伯父與太平州張侍讀同年。此其子。

六和寺冲師開山溪爲水軒

欲放清溪自在流。忍教冰雪落沙洲。出山定被江湖挽。能爲山僧更少留。

和致仕張郎中春書

投絨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舊因蓴菜求長假。新爲楊枝作短行。不禱自安緣壽骨。苦藏難沒是詩名。淺斟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蝸殼卜居心自放。蠅頭寫字眼能明。盛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跪履數從圯下老。逸書閑問濟南生。東風屈指無多日。祇恐先春鷓鴣鳴。

冬至日獨遊吉祥寺

井底微陽回未回。蕭蕭寒雨溼枯荑。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

後十餘日復至

東君意淺著寒梅。千朵深紅未暇裁。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樓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

和人求筆跡

麥光鋪几淨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從此刻藤真可吊。半紵春蚓綰秋蛇。

再用前韻寄莘老

君不見夷甫開三窟。不如長康號癡絕。癡人自得終天年。智士死智罪莫雪。困窮誰要卿料理。舉頭看山笏拄頰。野鳧翅重自不飛。黃鶴何事兩翼垂。泥中相從豈得久。今我不往行恐遲。江夏無雙應未去。恨無文字相娛嬉。黃庭堅莘老壻能文。

畫魚歌湖州道中作。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鉤畫水如耕犁。渚蒲披折藻荇亂。此意豈復遺鯁鯢。偶然信手皆虛擊。本不辭勞幾平萬。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忙誤跳擲。漁人養魚如養雛。插竿冠笠驚鶻鷗。豈知白挺鬧如雨。攪水覓魚嗟已疎。

吳中田婦歎和賈收韻。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鎌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茆苦一月壠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汗流肩頰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粃。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羗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婦。

和邵同年戲贈賈收秀才三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從來未省馬牛風。卜隣尚可容三徑。投社終當作兩翁。古意已將蘭緝佩。招詞閑詠桂生叢。此身自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公。

朝見新莢出舊槎。騷人孤憤苦思家。五噫處士太窮約。三賦先生多誕夸。帳外鶴鳴奩有鏡。筒中錢盡案無鮭。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叉。時買欲再娶。

生涯到處似橋烏。科第無心摘頰鬚。黃帽刺船忘歲月。白衣擔酒慰鰥孤。狙公欺病來分栗。水伯知饑爲出鱸。莫向洞庭歌楚曲。煙波渺渺正愁予。

遊道場山何山

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峯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尙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盤。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塔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鬢。碧瓦朱欄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

贈孫莘老七絕

嗟余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天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鱸。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茗溪入太湖。夜來雨洗碧巘峴。浪湧雲屯遶郭寒。聞有弁山何處是。爲君四面意來看。夜橋燈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暫借官奴遣吹笛。明朝新月到三更。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略駝橋下泊。恣看脩網出銀刀。烏程霜稻襲人香。釀作春風響水光。時復中之徐邈聖。毋多酌我次公狂。

去年臘日訪孤山。曾借僧窗半日閑。不爲思歸對妻子。道人有約徑須還。

幸老蒼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說乞名與詩

春風欲動北風微。歸鴈亭邊送鴈歸。蜀客南遊家最遠。吳山寒盡雪先晞。扁舟去後花絮亂。五馬來時賓從非。惟有道人應不忘。抱琴無語立斜暉。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兼寄其弟惠山山人

鴛鴦湖邊月如水。孤舟夜榜鴛鴦起。平明繫纜石橋亭。慚愧冒寒髯御史。結交最晚情獨厚。論心無數今有幾。寂寞抱關歎蕭生。蒼老執戟哀揚子。怪君顏采却秀發。無乃遷謫反便美。天公欲困無奈何。世人共抑真疎矣。毗陵高山錫爲骨。陸子遺味泉冰齒。賢哉仲氏早拂衣。占斷此山長洗耳。山頭望湖光潑眼。山下濯足波生指。儻容逸少問金堂。記與嵇康留石髓。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每逢蜀叟談終日。便覺峨眉翠掃空。師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無功。明年采藥天台去。更欲題詩滿浙東。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吳王池館徧重城。閑草幽花不記名。青蓋一歸無覓處。祇留雙檜待昇平。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宋叔達家聽琵琶

數絃已品龍香撥。半面猶遮鳳尾槽。新曲從翻玉連瑣。舊聲終愛鬱輪袍。夢回只記歸舟字。賦罷雙垂紫錦綵。何異烏孫送公主。碧天無際鴈行高。

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

得句牛女夕。轉頭參尾中。青春先入睡。白髮不遺窮。酒社我爲敵。詩壇子有功。縮頭先夏鼈。見玉川子。實腹鄙秋蟲。莫唱裙垂綠。無人臉斷紅。舊交懷賀老。新進謝終童。袍鶴雙雙瑞。腰犀一一通。小蠻知在否。試問囁嚅翁。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眠起閱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雜興作古意一

首答之

衆人事紛擾。志士獨悄悄。何異琵琶絃。常遭腰鼓鬧。三杯忘萬慮。醒後還皎皎。有如轆轤索。已脫重縈繞。家人自約敕。始慕陳婦孝。可憐原巨先。放蕩今誰弔。平生嗜羊炙。識味肯輕飽。烹蛇啖蛙蛤。頗訝能稍稍。憂來自不寐。起視天漢渺。闌干玉繩低。耿耿太白曉。

次韻答章傳道見贈

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視下則有高。無前孰爲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轂。下士沐猴冠。已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麥秀。而況彼區區。何異一醉富。爰居非所養。俯仰眩金奏。鬪饑有餘樂。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旣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質謝鑄鏤。仄聞長者言。悻直非養壽。唾面慎勿拭。出胯當僂就。居然成懶廢。敢復齒豪右。

子如照海珠。罔目疎見漏。宏材乏近用。巧舞困短袖。坐令傾國容。臨老見邂逅。吾衰信久矣。書絕十年舊。門前可羅雀。感子煩屢扣。願言歌緇衣。子粲予還授。

法惠寺橫翠閣

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縱。吳山故多態。轉折爲君容。幽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簾額。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悲秋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更看橫翠憶蛾眉。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

祥符寺九曲觀燈

紗籠擎燭迎門入。銀葉燒香見客邀。金鼎轉丹光吐夜。寶珠穿蟻鬧連朝。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夢魂銷。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門前歌鼓門分朋。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閑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屋上山禽苦喚人。檻前冰沼忽生鱗。老來厭逐紅裙醉。病起空驚白髮新。臥聽使君鳴鼓角。試呼稚子整冠巾。曲欄幽榭終寒窘。一看郊原浩蕩春。

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爲移廚飲湖上

喜逢門外白衣人。欲鱸湖中赤玉鱗。遊舫已粧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欲將魚釣追黃帽。未要靴刀抹

絳巾芳意十分強。半在爲君先踏水邊春。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朝曦迎客豔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一盃常屬水仙王。湖上有水仙王廟。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春山礧礧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出城三日尙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

風轉鳴空穴。泉幽瀉石門。虛心聞地籟。妄意覓桃源。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歸餠得冰雪。清冷慰文園。
山前雨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亂石。團團羊角轉空巖。馮夷窟宅非樑棟。禦寇車輿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說。

獨遊富陽普照寺

富春真古邑。此寺亦唐餘。鶴老依喬木。龍歸護賜書。連筒春水遠。出谷晚鐘疎。欲繼江湖韻。何人爲起予。

自普照遊二庵

長松吟風晚雨細。東庵半掩西庵閉。山行盡日不逢人。澗澗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戀清景。自厭山深出

無計。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碧桃香覆髻。作詩寄謝採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爲人爭奪持去今

獨盤鼎

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却把飛昇乞內芝。琉璃擊碎走金丹。無復神光發舊壇。時有世人來舐鼎。欲隨雞犬事劉安。

新城道中二首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挂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身世悠悠我此行。溪邊委轡聽溪聲。散材畏見搜林斧。疲馬思聞卷旆鉦。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人間歧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

山村五絕

竹籬茆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象太平還有象。孤煙起處是人家。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竊祿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遊。

湖上夜歸

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尙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入城定何時。賓客半在亡。睡眠忽驚覺。繁燈鬧河塘。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麋。始悟山野姿。異趣難自強。人生安爲樂。吾策殊未良。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

城頭月落常啼鳥。烏榜紅舷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馬。水雲先已颺雙鳧。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煙鵲尾爐。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

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

爐鎚一手賦形殊。造物無心敢望渠。我本疎頑固當爾。子猶淪落況其餘。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眩書。莘老見稱政事與書。而莘老書至不上。惟有陽關一杯酒。慙慙重唱贈離居。

贈別

青鳥街巾久欲飛。黃鸞別主更悲啼。慙慙莫忘分攜處。湖水東邊鳳嶺西。

次韻代留別

絳蠟燒殘玉笋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鷓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

月兔茶

環非環。玦非玦。中有迷離玉兔兒。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圓還缺缺還圓。此月一缺圓何年。君不見鬪茶公子不忍鬪小園。上有雙銜綬帶雙飛鸞。

薄命佳人

雙頰凝酥髮抹漆。眼光入簾珠的皪。故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汗天質。吳音嬌軟帶兒癡。無限閑愁總未知。自古佳人多命薄。閉門春盡楊花落。

吉祥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今歲東風巧翦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

述古聞之明日即來坐上復用前韻同賦

仙衣不用翦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

李鈴轄坐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馳。十千美酒渭城歌。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溼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欲把斜紅插皂羅。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前二令作二翁亭。不如野翁來往溪山間。上友麋鹿下鳧鷖。問翁何所樂。三年不去煩推擠。翁言此間亦有樂。非絲非竹非娥眉。山人醉後鐵冠落。溪女笑時銀櫛低。我來觀政問風謠。嘗云吠犬足生鬣。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長使山人索寞溪女啼。天目山唐道士常冠鐵冠。於潛婦女皆

繪大銀櫛長尺許。謂之蓬沓。

於潛女

青裙縞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簪沙鬢髮絲穿杼。蓬沓郵前走風雨。老灑宮粧傳父祖。至今遺民悲故主。茗溪楊柳初飛絮。照溪畫眉渡溪去。逢郎樵歸相媚嫵。不信姬姜有齊魯。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二首

亂山滴翠衣裘重。雙澗響空窗戶搖。飽食不嫌溪筍瘦。穿林閑覓野芎苗。却愁縣令知遊寺。尙喜漁人爭渡橋。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麥齊腰。

每見田園輒自招。倦飛不擬控扶搖。共疑楊惲非鋤豆。誰信劉章解立苗。老去尙貪彭澤米。夢歸時到錦江橋。宦遊莫作無家客。舉族長懸似細腰。

於潛僧綠筠軒

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尙可肥。士俗不可醫。旁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我雖不解飲。把盞歡意足。試呼白髮感秋人。令唱黃雞催曉曲。與君登科如隔晨。弊袍霜葉空殘綠。如今莫問老與少。兒子森森如立竹。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

寶山晝睡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

